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佳节来鸿愈思亲
□彭伟

精短
小说

离乡数年，何昆越长越健硕。他身材高大，五官端正，厚发长脸。浓密的眉毛，倒“八”字似的，悬在有神的双眼上。微微凸起的脸颊，两侧是一双大大的耳朵。鼻子稍稍隆起，嘴唇丰厚。打起拳来，呼呼直响，比起小时，潇洒多了。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随着何家在坪石的生意越做越红火，何先梓早已不是以前的小木匠了，而变成了人过天命的小老板。他嘴上不说，心中盼着家中添丁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坪石是个交通要道，四面八方的来人还真不少。何昆也常常遇到些年轻女子，但他从未心动。倒是每每呆在客栈后院，望见院中的一棵香樟树，他心中便泛起些涟漪：已花现在还好吗，他在心中暗暗地问道。

自从何家移居外地，曹已花再也没见过昆哥。孤寂的时候，她只能带上一本小书，坐在家乡的香樟树下，静静地阅读，亦或悄悄地闭上眼睛，面前浮现出昆哥的身影……昼去夜来，青灯孤影，她手中抓着几颗白天捡回的“紫情果”，望着夜空中小舟似的月牙，不禁思绪着：昆哥在何处呢？他还好吗？他忙什么呢？一串串问号，伴着情感的音符，在她的心中，轻轻哼唱，唱出一首思念的小夜曲。

曹已花希冀早日联系上昆哥，再续前缘。真情感天动地，机会悄然而至。

1924年初，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实现了首次国共合作。同年5月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支持下，国民党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。因地点在广州黄埔长洲岛，故称“黄埔军校”。不同于以往各地创办的讲武堂，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，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。青年才俊们，无不以考入黄埔军校为荣。

何祁，何昆的族人。他从报上看到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，决心春节一过，就去报考。永兴到广州，路途遥远，他盘算在坪石休整一下，借宿何昆家的金生泰客栈。

春寒料峭，晨风从田畔吹来，冷冷的。何祁沿着田埂，顶着迎面风，过了桥，就快离开金龟乡了，忽然背后传来急促的呼声：“何大哥，等等啊。”

他赶紧扭头，循着话声的方向，望见一位红衣女子越走越近：原来是同村的曹已花。

“何大哥，终于追上你了。”她低头轻轻地捶捶了胸，缓了口气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，“听说你去报考军校，会见到昆哥吧？”

何昆与曹已花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村上的人无所不知。何祁明白她的来意，望着她真挚的目光，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不错，我去广州，要经过何昆家。妹子，思念你的昆哥吧？是有口信要我捎吧？”

“不是口信，我有一封亲笔信，请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昆哥。”曹已花恳求道。

何祁应诺，接过信后，她又连连数声拜托。望着何祁的背影，越走越小，直至消失，曹已花才肯转身回去。

一路跋山涉水，何祁在正月十五的午后到达坪石。他寻到金生泰客栈，正巧何昆要出门去采办节物，晚上庆祝元宵节。“何昆，还记得我吗？”何祁叫道。

“当然，数年不见了，何祁哥，你比以前高了不少。”何昆应道。

“你也是啊。”他俩拥抱在一起，何祁继续道，“先梓叔，你哥，他们还好吧？”

何昆久久不肯松手，又说道：“我们都很好。元宵遇亲戚，是喜上加喜，来了要多住几日，咱们好好团聚一番。”何祁两眼有些湿润，道出了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的事由。

太阳下山，月上树梢。夜间，何先梓一家人，还有何祁围坐一桌，吃汤圆，聊旧事。何祁有感而发，说起自己途中风餐露宿，十分不易，他乡逢亲人，才能过上如此圆满的元宵节。何昆倒是怀念起家乡元宵节“倒灯”的情景，热闹得很。

童年的元宵节，历历在目。何昆与何祁一起忆往话旧。永兴乡间“倒灯”（即“送龙”）的风俗，始于南北朝时期，距今约1500年的历史。正月初三初四，村上的巧匠们，便聚集一堂，采用竹篾与稻草，编织草龙。草龙短的七八节，长的二三十节，全身分为龙头、龙身、龙尾，看上去栩栩如生。龙身下面插入竹柄，以便送龙。除去匠人们，兴趣最高的要数村上的孩子们，从编织草龙开始，便不停尾随，围观“倒灯”中每一个过程。初八早上，先要“开灯”。舞龙队的成员，换上新装，扎好腰带，喜气洋洋地抬起龙灯，送至何氏祠堂。村上何姓人士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都须前来拜龙神。族长率领众人，下跪祭神，并且亲自点燃供奉的神灯，祈祷龙神保佑。等到了正月十五，“送龙”的人来自全村，更加闹腾了。夜幕降临，众人便给龙身涂满香火，再从祠堂焚香起龙。一路循河而行，名为“照龙”。河畔上面是翩翩长龙，团团焰火；下面是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。孩子们更是围着草龙前转绕，后看看。有些举着火把，有些点着鞭炮，有些敲着锣鼓。何昆拉着曹已花的手，喜欢在龙身下面窜来窜去。河中漂浮着蚌壳油灯，迎风随行，闪闪烁烁，忽暗忽明，仿佛揉碎的星子，嵌入玉中，与岸上的辉煌灯火，将河涂照得亮堂堂的。鼎沸的人声，传入水中，仿佛暗流涌动的声响；青色的龙身，影倒河里，仿佛巨舟潜游暗行，颇为神妙。等到终点，大家点燃草龙，将龙灯送入河中，齐声大叫：“龙归大河，风调雨顺。”刹那间，呼声震天动地。

“‘送龙’真是热闹啊，我还记得你、曹已花，我们都一起去的。”何昆望着何祁说道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何祁拍了一右脑勺，略有歉意地说：“这几天的路走得我都不记事了。刚刚说起曹已花，我才想起来一件事……”说完后，何祁将曹已花的信函递给了何昆。

夜色渐浓，何昆回房，点燃一盏青灯，拆开来信。他倏忽甜蜜一笑，原来信中滑出一帧曹已花的近影。她圆圆的脸庞上，嵌着小小的眼睛和嘴巴，再配上一头短发，清秀中不失干练，可爱中不失成熟。展开信笺，字迹略有潦草，文字稍有涂改，但能辨清。

昆哥：

老树话别，匆匆数年，思念甚切。余家双亲安康，但去岁祖母下世，感伤不止。乡亲多苦，刘处俨然县中一霸也。涨租逼租，无恶不作，为人所厌。

哥居异乡，生活定当艰辛，不知尚否习惯？何日归村，来日何以立业？便希详告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情。

顺颂

近好

妹已花谨启

且看且念，读完手示，何昆的眼睛，已经湿润了。



云霞万里 王尚

韩愈与潮州

□尹画

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大多数人，是从《师说》里知道韩愈的。韩愈，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与柳宗元并称为“韩柳”。

来到潮州，我才知道，韩愈和潮州，还有一段故事。潮州的韩山，潮州的水，都姓韩。韩，便来自韩愈，韩愈的韩。

原来，韩愈历史上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，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挫折，12岁的幼女惨死贬途，仕途不顺，家庭不幸，并未击垮韩愈。居潮八月，韩愈为潮州人切切实实办下一系列好事：驱鳄释奴，劝农兴学……潮州人感谢韩愈，从此，潮州的山水都易姓为韩。

潮州的母亲河名叫：韩江。江上有一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启闭式桥梁——广济桥。它与赵州桥、洛阳桥、卢沟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。白天，广济桥由18艘梭船连接东、西桥，整座桥是通行的，下午五点半

“屁话”有百味

□夏俊山

毫无价值、令人厌恶的话谓之“屁话”，言其有味，近于逗笑。可是，如果把一些与“屁”有关的话，也叫作“屁话”，值得一品，颇有味道的还真不少。

北宋苏轼有一次做了一首诗给朋友佛印：“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”佛印当时在金山寺，见到书童送来的诗，批了两个字：“放屁。”苏轼得知后，不禁无名火起，于是乘船过江找佛印理论。船快到金山寺时，佛印早站在江边等待，苏轼一见佛印就气呼呼地说：“我们是至交，我的诗，我的修行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，怎么骂人呢？”佛印若无其事地说：“骂你什么呀？”苏轼把诗上批的“放屁”两字拿给佛印看。佛印大笑说：“哦！你不是说‘八风吹不动’吗？怎么‘一屁就打过江’了？”苏轼惭愧不已，方悟出自己修行不及佛印。此为“一屁得道”。

北宋邵簪为官多年，但政绩平平，其名一直少有人知。有一天上朝时，在皇宫大殿之内，邵簪放了一个很响的屁。宋哲宗十分生气，把邵簪打发到地方任职。邵簪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员，却因一个屁名闻天下。明人赵南星在其著作《笑赞》中云，“邵簪流风余韵，他无所

后，梭船开启，东、西桥就断开了，成为潮州的八大景观之首。

站在潮州滨江长廊往西望，一座绵延的山脉映入眼帘，形状似笔架，这就是潮州的父亲山，名叫：韩山。韩山上有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纪念韩愈的祠宇——韩文公祠。

我坐上三轮车，从韩江西岸出发，经过了韩江大桥，到达韩江东岸，爬上韩山，去拜谒韩愈。祠内遍挂名家题写匾额，有不少韩愈的名言警句：“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”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……

在韩文公祠里，看到潮州八大景观的另一处景观：韩祠橡木。因相传橡木系韩愈游览韩山时亲手所种，所以潮州人称橡木为：韩木。如今，韩文公祠内开辟了一个“橡木园”，所栽橡木是从韩愈的故乡河南带回的橡木种子。橡木花绽放，象征“韩愈精神”的不朽。

闻，以上殿泄气，至今传之。不然，几与草木同腐矣”。邵簪因“屁事”而入野史，此为“一屁成名。”

明代，有个叫陈全的，有一次他误入了宫廷禁地，被巡逻太监抓住问罪。陈全求饶，太监刁难他说：“你说一个字，能让我发笑，我就放你。”陈全想了想，说了一个字：“屁！”太监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陈全解释道：“放也由你，不放也由你。”太监一听，原来是双关语，忍不住笑了，随即就放了他。此为“一屁免罪”。

清代，徐珂在他编的《清稗类钞·讥讽类二》记载了一件事：学政李九溪评王少香的诗，批语是“放狗屁”，有人看了觉得这是“恶骂”。李九溪却说：“此为第一等之评语。放狗屁者，人而放狗屁，其中尚有人言，偶放狗屁也。第二等为狗放屁，狗非终日放屁，屁尚不多。第三等为放屁狗，狗以放屁名，则全是狗屁矣。”此为“一屁三等”。

民国时期，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吴稚晖咒骂学生运动：“放屁放屁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华侨巨商胡文虎当即引了他的话作“万金油”的广告词，写道：“放屁放屁，真正有此理。某突然肚子绞痛，医药无效，拿万金油冲开水服下去，只听到肚子咕噜作响，放了一个屁，全好了。”当时，吴

下午，我去了潮州著名的西湖公园。在公园里看到一座“景韩亭”。顾名思义，这座亭子亦为纪念韩愈而建。亭子墙壁上镌刻了一首署名为退之的《白鹦鹉赋》，笔法遒劲，神采飞动。韩愈，字退之，据说这就是韩愈的手书。边上还刻了一幅竹画，几竿秀竹中暗藏一首五言诗：“不谢东君意，丹青独立名。莫嫌孤叶淡，终久不凋零。”以画来隐诗寄情。

在潮州城里漫游，我还邂逅到一条昌黎路。昌黎，是韩愈的号。韩愈在潮州，可谓无处不在。

慕名来潮州，我本是为了品尝潮式美食。不承想，竟意外了解到韩愈与潮州的关系。感慨旅行果然是移动的课堂，能增长见识，开阔眼界。我喜欢旅行，想来多还是因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，并享受由未知变已知的知识积累过程，孔子不是说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

心窗
片羽

稚晖的话在国内已激起强烈反响，一入广告，传播之快，不亚于赵本山小品中的台词“不差钱”，虎牌万金油竟因此尽人皆知，畅销海内外。此为“一屁万金”。

上大学时，听老师讲毛主席的词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，当赏析到其中的词句“不须放屁，试看天地翻覆”时，老师介绍说，古人讲，诗庄词媚曲俗，以“放屁”入词无疑是惊人之笔。接着老师让我们回答，此句妙在何处？我们答不上来，老师却激赏不已：“只有毛主席才有如此气魄，如此妙句！此句融大俗入大雅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单是一个‘屁’字，品一品，就有无穷韵味……”老师讲到这里，头微仰，眼微眯，一副陶醉其中的模样。此为“一屁雷人”。

近日，朋友小聚，酒席间，朋友说了一则“屁话”：某地一领导和秘书同上电梯，领导憋不住，放了一个屁。电梯中人你看我我看你，用眼神寻找那个放屁者。领导急忙用眼睛示意秘书，要秘书承认屁是自己所放，不料秘书竟然毫无反应。回到单位，领导立马把秘书撤了，理由是：“屁大的事你都不替我担着，要你何用？”此为“一屁免职”。

看来，“屁话”也有百味。品一品屁话也能品出人生百态，社会万象。